

化出

版社

补丁的花布包袱挂在手臂上。屋外，风狂雨猛

不绝。她来到外面，乘着强风没回过神来。

木栏杆上可这个她当幸福地

然而她却走远了。山洞里那茂密的森林和要久

的岩石、石洞，也插身躲过了一夜的风雨。

东坡接一坡的狂吠。她看見燕立

家山的狗咬了起来，一坡接一坡的狂吠。

李静穿警服的公安人员向进

又急又急又急的向七

人生

李静

中外星云丛书

逆旅人生

李静 著

匈牙利东方文化出版社

I247.7

329

主 编 阿 丁
责任编辑 阿 丁
封面设计 里 笙

(中外星云丛书)
逆旅人生
李静 著

匈牙利东方文化出版社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5 字数 188 千字
1992 年 4 月初版
国际书号：ISBN 963—1075—73—1/10

定价 \$12.00 圆 ￥5.7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

在各个不同时期关心 帮助过我
的师长和朋友们!

西域童话



② 我见到一个
奇迹



⑤ 后来我知道他
叫李静，是个科
青年



白山南
白云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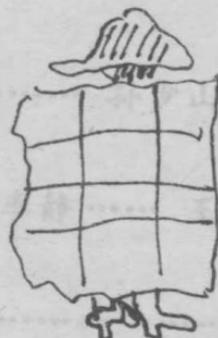
昆明 云南交通报

③



我见一个人像磨
姑那样从地下升
了起来

④他很矜持，就
这么柏着脸走了过去
留下了背景



一衲包

⑤我对他说：

“李静，你就说
你有一米六三高啦，
好听一些，四舍五入
嘛嘛！”他说：“不不不，
现在的姑娘精得很，
她们会拿皮尺来量的！”

皮尺



目 录

巴山来的李静	孙少山(黑龙江)(1)
活着 而且干得漂亮 ——介绍青年作家李静	王蓬(陕西)(6)
孤诉(诗体小说).....	(10)
意念跟随	(16)
象出蛇口	(18)
茶山空空君不至	(20)
野物——乡土杂忆之一	(22)
火匣子——乡土杂忆之二	(32)
送你一支春之歌	(37)
走出迷濛的雾林	(47)
人和土地的故事(纪实小说)	(60)
饥饿的回声(中篇)	(74)
凡桃俗李(中篇)	(115)
逆旅人生(中篇)	(188)

(原载《花溪》1987年3期)

巴山来的李静

孙少山

我始终不知道他的皮鞋为什么会那么响，响得特殊。早晨，只要听见咯咯的皮鞋声，就知道一准是他来了。其实他还是刚进大院，在前排房子的前面，而皮鞋声早已使躺在被窝里的我的耳膜共鸣起来。我曾仔细地检查过他的皮鞋，什么也没有，可就是不一般地响。

我发现他总是从前排房子的东头绕过来，很少走我们平常走的甬道。前排房那条道上遮满海棠果的浓阴。我问他。他说，前排房那条道是土路，而门前这条道是水泥路面，走起来容易响，怕妨碍我们睡觉，只好绕道儿走。天啦！我还一直以为他故意走得那么响呢！真不知道他的皮鞋为什么会那么响。

我觉得他是个孩子，我比他大十多岁，而且儿子已长得比他高。但是他的毅力却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在马路对面，他租了一间小房子，阴冷、潮湿、肮脏，比鸡窝大不了多少。每天早晨，他勇气勃勃地从那小房子钻出来。整齐干净的西装，咯咯作响的小皮鞋，昂首挺胸走到学院来。他迷上了这害人的文学，在我们班

上当旁听生。从那遥远的大巴山来到北京，又没有正式的学籍，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北京的冬天，对我这从冰天雪地黑龙江来的算不上什么。对他这“日出江花红胜火”的巴山人可就是一大难关。那间小房子既无暖气又不能生火炉，一大早就冻得跑进我们宿舍里取暖，又呵手又跺脚，脸都发白。另一个比他高大一倍的小伙子受不了，跑回家去了，李静却坚持了下来，叫你不能不觉得他这小小的躯体里装的全是毅力！

第二年，他终于正式考进了鲁迅文学院。

“我能帮你作点儿什么事儿吗？”今年在新楼里，我们是同学了，他诚恳地这样问我。刚见面他亲热得几乎把我抱起来。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越是弱小的人越是乐于帮助别人。我记得不止一次地听他这样严肃地问过别人。他站在你面前总是挺直脖子，尽量使自己高一些，仿佛千斤重担他也敢于替你分担。

记得两年前他还是旁听生的时候，曾有一段时间神情忧郁。为着他的处境，为着他小小的年龄和身躯，我很同情他，以为他遇到了什么困难。再三追问，他才说出。原来是他的一个老乡来北京求学，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事故，自己又帮不上忙……

荷！他还一门心思地同情着别人呢，自己正连立足之地都没有。

现在他可以大显身手了，他当了他们班的班干部，成天忙得滴溜转。他组织联欢晚会，组织舞会，把个死气沉沉的文学院搞得活跃起来。他跳舞的机会并不多，又要接待客人，又要管录音机，但他很高兴。我曾说：“这是何苦呢？”他点点头，似有所悟，但改不了。只要有人一怂恿，他又全心全力地去忙碌起来。他还要管伙食，当同学们有怨言向他反映，他立刻去找食堂的头儿谈

判。他板着面孔，义正辞严地和那个人讲话。那家伙比他高出半个头，不得不弯下腰听他的教训，样子够滑稽的。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李静以为大家服务为天职。

认识人之多，交往之广是我望尘莫及的。看起来我原来想帮助他的想法竟是自不量力。

他知道拿破仑的身高是一百几十厘米，知道孙中山的身高是一百几十厘米，知道鲁迅的身高是一百几十厘米，据说他比孙中山还要高几厘米。我不知道他从哪儿得来的这些资料，他说过之后我马上就忘记了，但是他却对这些伟人们的身高记得非常清楚。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身高耿耿于怀。

“唉，都是三年自然灾害把我害苦了，要不我不会只长这么矮。”他痛苦地说。

老天爷错把一颗狮子般的雄心装在一个小小的躯壳里了，时时可以发觉它在里面痛苦地挣扎着。

有一次坐公共汽车，我喊他往前站，他怎么也不肯。我感到很奇怪，下车后他悄悄告诉我：“前边那个妇女太高了，有一种威慑感。”

“咱们来扳一个腕子。”每次输了后，他总是说：“我再练一练一定可以扳倒你。”

只有一次我让他扳倒了，当着他们班的女同学。他脸红了，说：“谢谢你。”

他身材虽小，确实有一身发达的肌肉，时常脱光膀子，屈起胳膊：“伙计，看！够不够健美？我在练健美呢。”

他小时候很苦，在大巴山里砍柴，然后背到镇上去卖，有一次竟然遇上了他那已和父亲离异的母亲……

“我能背二百斤柴下山，你相信不相信？”

我相信,但我也知道那是怎样地艰苦。凭他这样的躯体,这几乎不是凭力气,而是凭意志作到的。

在人生的路上,他是一直在奋力挣扎着,痛苦地跋涉着。但是他不叫苦,他笑嘻嘻地对着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让人都觉得他一直很幸福。

他有一条优美的嗓子,他把痛苦压在心底,唱出美好的声音来给大家听。他唱跑马溜溜的山上,他唱亭亭白桦悠悠碧空,他唱十五的月亮……

“巴山”是一个迷人的名词,李商隐在只有四句的一首诗中两句用到这个词“巴山夜雨涨秋池”“却话巴山夜雨时”。说实话,初读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很别扭,那么大个诗人不会再换一个词吗?八二年当我过巴山时我忽然明白了。秀丽的大巴山实在是令人神往,何况诗人的妻子住在那里。一首诗里用两次,实不为过,实不为过。

巴山的风土人情之美,在李静的《半山幺店》里也充分体现了出来。大鹰山,苦楝树,背背夹的汉子……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有着纯朴善良的心,于泥土中闪耀出光辉来。

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小李静只有二十二岁。83年,在全国有名的大刊物《当代》上发表了出来。二十二岁,是一个充满着五彩缤纷梦想的年龄。这一下,李静不能不觉得前途铺满了金子。几乎是一鼓作气,他又写出了《迷彩河》、《走出迷濛的雾林》、《天边有朵孤独的云》等。

巴山蜀水的灵秀之气成就了李静的文章,李静的文章也给巴山增添了光彩,可以说大巴山没白养活这个儿子。

李静算得上是快手,在他当旁听生的时候,因为那小屋太冷,冻得睡不着觉,一万字的一个短篇只一夜就拿出来了。到现

在为止，他已有四十万字问世。他除了小说还写诗，写散文，写歌词，这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小家伙。

读他的小说，大多是纤巧秀丽，极少雄浑博大。作为一个作家他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以他细腻的性格是无法悲壮慷慨起来的。

一丛摇曳多姿的翠竹，一条潺潺作响的小河，烟笼雾罩的大巴山里走出来一个孩子，一路上唱着一支忧郁的歌儿。哦，小伙子！生活不会亏待你的，不须忧伤，洒下多少汗水就会有多少收获！



(原载《作家生活报》1987年11月25日)

活着 而且干得漂亮

——介绍青年作家李静

王 蓬

在鲁迅文学院，学生式的生活不免有些单调，于是大家便不时来点幽默：一位文学观念、写作手法变幻不定的同学被称为《没有航标的河流》；一位对爱情执著追求的同学荣获《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绰号；提到李静，不知哪位机敏，突然提到一篇名家名作《活着，并且要记住》。

“哗”大家都笑了，因为这浑名以它的模糊性、丰富性、概括性多少能让人感觉到李静的一些特征。

稍稍了解他身世的人都感叹：当初，他怎么能够活下来，六七年他才几岁，就被蒙难又与母亲离异的父亲带进了蛮荒的大巴山。接着就是罕见的饥饿，满山的葛条根、山木薯、榆树钱都采集光了。当地许多土生土长的老乡都得了浮肿病。荒岭上不断有新坟增加。天知道这被打入“另册”的父子是怎么活过来的？

李静曾让我看过一张照片，拍着他父子居住过的地方，一看那半倚山崖穴居式的破烂茅屋，我顿时象被人砸了一拳，因为我也曾和李静有过类似的童年。不用他再讲，我便依稀看见这个小

学三年级后便失学的孩子蓬头垢面赤足草鞋整日同山民们伐木、割竹、背炭……沉重的背架压着稚嫩的双肩，繁重的劳动摧残了正发育的身体。不管别人怎么认为，我坚定不移地相信：李静之所以至今显得瘦小是和童年的苦难有关！但这也恰巧呼应了高尔基的一句名言：苦难的童年是作家的一笔财富。难怪李静对大巴山区生活那么熟悉，山水草木、风土人情、狩猎烧炭以及各色人等；牛贩子、店老板、背二哥、烧炭工无不在他笔下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凝聚着人生的苦涩，展示着底蕴的原色。这是那些自以为炫耀了现代意识、尚虚弄巧的浮华之作远不能比拟的。

他刚二十挂零时，便捧着自己呕心创作的中篇小说《半山幺店》，闯进了《当代》编辑部。这使曾经发现并编辑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芙蓉镇》等名作的老编辑龙世辉大为惊讶，他怎么也不相信，这么一部内容扎实、特色鲜明的作品是出自眼前站着的、犹如从山崖缝中挣扎长起的毛竹般孱弱却顽强的小青年之手！

小说当然是发表了。李静也被《当代》编辑部作为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作者推荐到当时的文讲所，与第八期创作班一起插班学习。

当时新秀云集，强手如林。相比之下，李静尚嫌稚嫩。但他泰然相处不亢不卑，身材尽管瘦小，皮鞋擦得铮亮，西装永远整洁，办事利索，行动敏捷。连邓刚都称赞说：“小李静这条醒目的领带配上这套合身的西装，合身的西装配上黑亮的皮鞋，给人的感觉是一部不多不少，不长不短，有滋有味的三万字小中篇。”

后来他正式进了鲁迅文学院，并在所在的班做了负责人。他除了日渐成为小说家，还天生具有鼓动家、组织家的才能。但凡舞会、联欢会、赛球之类的活动，李静出头莫不搞得有声有色，他

能调动女同学用各种彩纸做一位圣诞老人，还摆一只大蛋糕；教室四周悬挂起五颜六色的图案，点燃着鲜红的蜡烛；他竟然还请来一支乐队，那感觉自然和放录机大不一样，同学涌进教室后全乐了，再看着小李静西装笔挺，容光焕发，手拿扩音筒宣布晚会开始的神气劲儿，由衷的称赞：“李静应该算鲁迅文学院最优秀的人才之一。”

这种鼓动组织才能，有些人也有。但懒得干也不想干，其实也就等于没有。倒是李静常愿意干出人意外的事情。有一次，一伙同学上街，遇到几个“京油子”挑衅，面对那几个家伙挥起的拳头，几个大个子男同学都没吱声，李静却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斥责那几个家伙的无理行为，一看众怒难犯，那几个家伙一边骂着：“下次给丫挺的颜色看。”一边却溜下公共汽车。

“李静有种。”他又给人留下这般印象。

不仅如此，但凡谁委托于李静的事情，诸如捎话带信，联系调动的，托买土特产……他没有不尽心的。人总是社会的人，太庸俗不好，过于书生气的当今社会哪行哪业都难得行通。如此说李静倒成了职业活动家，却又不。作为一个日渐成熟的青年作家，他用作品结结实实表现了自己的存在。

从他十六岁发表第一首诗作开始，由稚嫩蹒跚到稳当扎实的足迹明晰可见，早期的发韧之作《半山幺店》以鲜明的地域特征，浓厚的生活气息，引起文坛的关注。之后，他曾有过一段惶惑与徘徊，毕竟年轻啊，加之文坛是那么让人眼花缭乱。也恰巧就是这段时间，他进了鲁迅文学院，有关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各类科学的学习，极大地补充了他毕竟只受过三年小学教育的头脑，这从他后来的作品明显可以看出，发于1987年第三期《花溪》头条位置的《童身》可说是李静近期作品的代表。作品不

再是单从生活感受出发，写活几个人物，而是比较自觉地对大巴山区积淀已久的封建历史文化进行观照，把人物放进一种沉重的文化氛围中进行解剖，读罢耐人寻味，引人深思，堪称一篇佳作。难怪《花溪》专门请知名作家李叔德作评，孙少山写文同期隆重推出。

此外，李静近期发于《山花》的《雨祭》，《黄河》上的中篇《旁白》俱是特色鲜明，蕴含深意的力作。短短几年光景，他已有五部中篇，三十则短篇，累计五十万字的作品问世，他还那么年轻，满头黑发浓密，额头无一丝皱纹，精神抖擞，行动敏捷，浑身都充盈着男子汉的朝气，况且，他新近又昂首阔步跨进西北大学作家班。他的前景可以想见，他会干得愈加漂亮！



(诗体小说)

孤 诉

远方有一片云。

远方有一支歌。

多少年来，他追着那片云；多少年来，他追着那支歌。为了那片云，他曾在荒无人烟的雪山，赤脚伸进刚拉下的牛粪里取暖；为了那支歌，他曾为充饥吞咽过苦棟树上的苦果。他跋涉在曲折的羊肠小道上，喝过熊奶、吸过狼血、历尽了人世的坎坷。他哭、他唱、他悲、他喜，他告诉他自己，一定要坚强的活着；为了那片云，为了那支歌……

那片云飘来了。

那支歌就浸在她的眼波。

那是她在她刚从邮电学院毕业分到无线电厂的那个盛夏：异乡的街头，孩提时代的故友邂逅，双方竟惊喜得目瞪口呆，涌起如潮的往事。

——十字街头，她牵着听话的弟弟，惊讶地来到卖桃李水果